

王妃很忙2

轻卿
子衿
著

QINGQING
ZIJIN
WORKS



被逼
退位的
皇帝

VS

丧服
出嫁的
王妃

战事吃紧

林陌染为燕乐晟
筹集军饷

美其名曰：

“这是本妃给他
下的聘礼！”

天底下敢给皇上下聘礼的人，
恐怕只有她一个了吧？

《王妃很忙》

第三部

宠妻

升级版

王妃 很忙 2

轻卿
子衿



QINGQING
ZIJIN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妃很忙. 2/ 轻卿子衿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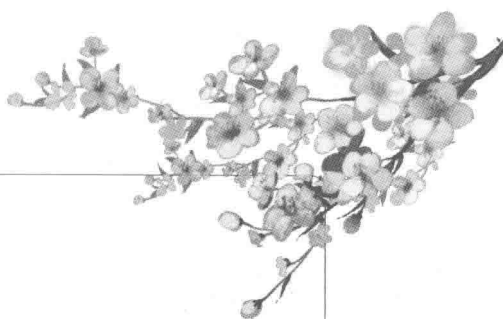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94-0140-3

I. ①王… II. ①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150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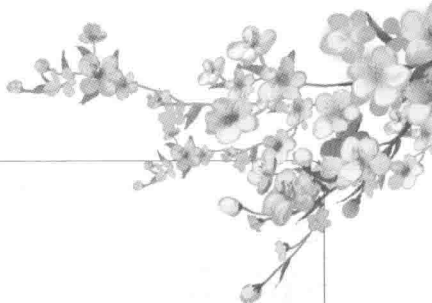
- | | |
|---------|---|
| 书 名 | 王妃很忙2 |
| 作 者 | 轻卿子衿 |
| 出版 统 筹 | 黄小初 邹立勋 |
| 选题 策 划 | 花火工作室 |
| 责任 编 辑 | 胡小河 姚 丽 |
| 文字 编 辑 | 黄 欢 周慧娥 |
| 责任 监 制 | 刘 巍 江伟明 |
| 出版 发 行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印 刷 |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 mm×1230 mm 1/32 |
| 字 数 | 200千字 |
| 印 张 | 10.5 |
| 版 次 |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94-0140-3 |
| 定 价 | 29.80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1章	凰女归来	001
第2章	敢窥视朕的女人?	017
第3章	午门死谏! 燕乐晟被迫亲征	031
第4章	林萱暴亡	048
第5章	燕肃祁, 你的死期到了	067
第6章	燕乐晟, 我们成亲吧!	087
第7章	继位, 出征, 死无葬身之地	108
第8章	国丧	129
第9章	这是本阁主给他下的聘礼	146



目录

第 10 章	燕辰靳，别让我恨你！	167
第 11 章	你若是不救他，我就立刻死在你面前	183
第 12 章	为夫接你回家	202
第 13 章	林肃的叛变	222
第 14 章	有种后宫叫德妃	251
第 15 章	最后的告别	271
第 16 章	为夫一生奉陪	292
番外 01	又要选秀？	299
番外 02	一梦了无痕	317
后记		327



第1章 凰女归来

五月，阳光明媚。立夏过了不久，早熟的樱桃已经摆上了檀木桌案。

江陵城西。一座破旧的小四合院里，身着茜红罗裙的少女贪婪地伸出两个指头，拈起盘里最后一颗樱桃，红唇微启，轻咬，酸甜的汁液喷香四溢。

她满足地喟叹一声，边用手作扇子状扇着风，小嘴儿凑近身侧的冰碟，大大地呼了一口气。因为炎热，芙蓉似的面上晕起两团淡淡的红云，连百叶髻上的穿珠步摇也跟着一颤一颤的。

忽而门外传来脚步声，少女猛地坐直，捧起方才被抛到身后的书，有模有样地念了起来：“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一旦……哎哟！”

从门外进来的小女孩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拿着玉板子，头上的羊角辫张牙舞爪，细眼一瞧对面那人嘴上一溜的樱桃汁，当即面色一凛，猛地一板子就啊拍了下去！

“短短的《女训》都念不顺！还敢偷懒，趁我不在的时候偷吃樱桃！”

小瑾学着安逸姑姑平时训话的模样，也有板有眼地训斥起林陌染来。

林陌染赶紧一擦嘴边的证据，讪讪一笑：“我的姑奶奶！你不是去

午歇了吗，怎的又回来了？”

小瑾一张圆圆的小脸蛋儿装得十分严肃：“我不放心！怕你偷懒，就折回来看看！没想到还真让我逮着了！今几个罚你抄《女训》三十遍！”

“哎哟喂！”林陌染当即头疼地叫了起来，“我吃樱桃，可不是偷懒！这是调剂心情，调整状态啊！需知读书用功，也得讲究个劳逸结合，你说是吗？”

小瑾歪了歪脑袋，似乎没转过来，还在想这个“劳逸结合”是什么意思。

林陌染一见对方面色松懈，心知有戏，连忙将小瑾往怀里一抱，哄着道：“一会儿姐姐带你去玉楼春看花灯，怎么样？好小瑾就不要罚姐姐抄《女训》了！”

小瑾一听可以看花灯，当即将所有事情都丢到爪哇国去，扭头兴奋道：“今晚有花灯？小瑾好久都没看过花灯了！自从上次清明灯会出事，晟哥哥就不准宫内再举办灯会，也不让放焰火！小瑾可闷坏了！”

听到久违的名字，林陌染微微失了神，愣怔片刻才恍惚地笑道：“办灯会是怕人多眼杂，又闹出不好的事来。可是为什么他连焰火都不让放了？”

小瑾撇嘴道：“晟哥哥说，他平生第一次为了一个人放焰火，那个人却离他而去。那个人一日不回来，他就一日不许全北燕放焰火！他还说，他是堂堂帝王，若是连这点儿哀愁都不许有，那他干脆就不要当皇帝了！”

林陌染顿时哑然失笑，许久不见，这人变得越发无赖了。

小瑾从她怀里下来，小心翼翼地凑过去，细细瞧了她一眼，很是纳闷地说道：“染姐姐其实也很想念晟哥哥，小瑾看得出来，可是你为什么不肯回到晟哥哥身边，还不让小瑾告诉他你在这儿？小瑾觉得这样不好！有时候，晟哥哥太想你了，半夜突然爬起来，一个人走到陌雪坊，一言不发地坐上一夜。”

她越往下说，见林陌染的神色越是黯然，只能闭上了嘴。

这些话，自她从阿九那儿得知林陌染在这座小四合院里藏身时，就说了不下十次，可是没有一次能把她劝回去。

小瑾干脆学着大人的模样，也是一声长叹，人小鬼大地一屁股坐在旁边的位置上，满脸愁容。

林陌染觉得好笑：“你小小年纪，愁什么啊！我又不是永远不回去！”

小瑾怒道：“你总是这样说！立夏前，你说阿九怀孕了你回！如今阿九真的怀上了，你却又说等黎笙嫁给林奕时你就回！后来我问辰靳，他告诉我，你是在寻你的哥哥，一直要等寻到你哥哥，你才肯回去……”她可怜巴巴地嘟起小嘴，“若是一直寻不到呢？你是不是就不回去，不当晟哥哥的皇后了？”

林陌染苦笑着摇摇头：“怎么会寻不到呢？我很快就能找到他。小瑾，你的染姐姐做事一向是最有把握的！染姐姐的话，你还不信吗？”

这时，门外一人撩起了半边帘子，一张清俊的面容探进来，狭长的桃花眼染着暧昧不明的笑意：“今儿天气甚好，染妹妹不出来走走？”

是辰靳。该死的！自从这人辞了官，搬到她隔壁院子住以后，就越发娘炮起来！

穿着一身花里胡哨的海棠红锦袍也就算了，手里这一把附庸风雅的折扇又是怎么回事？！

林陌染看不惯地一手将他的折扇抽去，淡淡道：“一个大男人，穿着舞凤纹的衣服，还挥着粉红色的折扇，像什么样！”

辰靳抿唇一笑：“你不喜欢？”

废话！喜欢的话她还会说吗？林陌染白了他一眼。

辰靳顿时站直身子，敛去那副意兴悠然的樣子，凑到她耳边低声说：“你不喜欢我哪点，我统统改掉，一直改到你喜欢上我为止。”

林陌染皱紧了眉，一脸嫌恶地推开他：“我不喜欢你这个人，可以直接把你从我的人生中删掉吗？”

辰靳闻言一滞，又立时失笑起来，抽回扇子一收，往她脑袋上就是一敲，嗔道：“这么狠心！把我删掉了，你的人生可是要少很多乐趣的！”

林陌染一拧眉：“比如？”

辰靳眸子一闪，忽而从身后变出两盏精致的花灯：“比如今晚染妹妹若是肯赏脸的话，靳哥哥我就带你们去赏花灯！”

还不等林陌染反应过来，一旁的小瑾已然雀跃：“好啊！靳哥哥最好了！”她两手一伸，搂住辰靳的脖子，毫不客气地“吧唧”就是一吻！

辰靳漂亮的眉眼弯成一道优弧，一把将小瑾抱了起来。

林陌染却失神地望着那两盏花灯。上面画着百鸟归巢，浓稠的笔墨，大气磅礴的写意手法。右侧用行书写就的一行小字：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瞬间，她觉得呼吸有些不畅，千言万语，说出口时却只有这两个字：“这诗……”

辰靳不知这是清明灯会上燕乐晟和林陌染不约而同写下过的诗句，只纳闷道：“这是大文豪欧阳修的诗……”他忽而醒悟了，“你是不是不喜欢？觉得这首诗不好？那我去换了它！”

“别！”林陌染鬼使神差地将他拦下，急急将花灯抢过来，宝贝似的护在怀里，“别换！我……挺喜欢的。今晚带我去赏花灯吧。”

小满是个不亚于惊蛰的重要节日，不仅意味着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也意味着今年第一个完满的日子到来。

所以今日，朱雀街上熙熙攘攘，四面八方都是赶来参加小满灯会的百姓。

林陌染牵着小瑾，做了普通人家公子的打扮，混迹在人群中，沿着玉楼春周围闲逛。

辰靳为了不引起赵家怀疑，没有跟她们走在一起，而是远远地找了几个旧日同僚结伴而行，目光不时警惕地注视着这边。

“那个糖葫芦，小瑾好想吃！还有这个瓜……”小瑾指着一个小摊上的水果。



商贩凑上来道：“小公子，这是西域的哈密瓜，味道可甜了！买一个回去吧，保准好吃！”

林陌染不敢在街上闲逛太久，给小瑾买了些吃的，两人便匆匆回了玉楼春。

却见两人离开后，商贩立刻抬手招来一个伙计，耳语了几句，伙计点点头，转身没入人群。

回到玉楼春，林陌染始终还有些担心，怕行踪暴露。

阿九见她面露忧色，劝道：“别想太多。那晚辰靳把易了容的夏雪带回去，赵琅坤和赵楚珩虽然有怀疑，也想过暗中寻找你的下落，但沉雪坞那晚被林奕带着马贼一闹，什么痕迹都闹没了！他们就是想找，也无从下手。更何况，皇上后来也打着确认你是否已死的幌子，明里暗里寻了你好几天，虽然还未亲口证实你已不在人世，但所有人都道你已经死了。”

林陌染勉强地点了点头。

阿九又道：“你若仍是担心，我们这便回去。”

她先是喊了人将小瑾送回宫中，而后又找人把辰靳唤来，准备让辰靳护送林陌染回去。

没想到就耽误这么片刻的工夫，玉楼春出事了。

此刻的小满灯会，两丈宽的护城河里，花船纷纷亮起了五彩的灯。

容颜俏丽的姑娘们坐在船头抚琴唱曲，吸引着风流墨客纷纷驻足，更有人一掷千金包下姑娘一夜同船共游。

这其中就有以风流成性而闻名全江陵的赵二公子——赵楚珩。

当夜最大的花船上，他一口气包下了六个姑娘，一个人端着酒杯，衣冠不整地游戏花丛间。

这时，船下有小厮跑上来掀起了船帘，凑近他耳边道：“方才爷让小的盯着大公子，果然发现大公子又去了一趟玉楼春！”

赵楚珩一笑：“这玉楼春背后的老板娘是林陌染，他还当我不知道？哼！”他随手把怀中的姑娘一推，头也不回地往外走，“看看去！”

旁人只道他找到了线索，心急想要探个究竟。哪里知道，那天他听

闻林陌染很可能没死的消息，心就一直躁乱不已！他一定要寻到她，狠狠地折磨她！

待来到玉楼春大堂，赵楚珩二话不说，直接动手！他一把揪起一个小二模样的男子，厉声道：“把你们的老板娘给我叫出来！”

男子吓了一跳：“什、什么老板娘？我们老板娘早就没了！”

“还敢狡辩！”赵楚珩将他甩到一边，一挥挥手，外间顿时涌入一群凶神恶煞的男子。

赵楚珩冷笑道：“躲着不出来是吧？！来人啊，给我一把火将这玉楼春烧了！我倒想看看，她能躲到什么时候！”

赵楚珩带来的人个个凶悍，竟然真的拿来油灯、蜡烛等物，将一楼大堂四处点燃，当值的几个伙计过来阻拦，都被打翻在地。

玉楼春里的客人吓得四散而逃。

正在账房对账的小翠儿一看形势不对，连忙奔上了三楼，朝林陌染着急道：“赵府的二公子寻来了！要放火烧了玉楼春！”

林陌染面色一变：“坏了！方才必定是叫他认出我来了！”她催促阿九，“你们快走！随着二楼逃难的人群，赵楚珩不一定会发现你们。”

阿九不放心：“那你怎么办？”

林陌染神色坚毅：“他既然敢来我的玉楼春闹事，我定要他付出代价！”

玉楼春的人在一楼拦着赵楚珩不让他上来，苏孟护着阿九混在人群里顺利离开了。

林陌染唤来小翠儿，交代道：“你且去找几个可靠的人，即刻将玉楼春的贵重物资全部搬到四合院去！”

小翠儿又急又慌：“小姐，你这是要做什么？！”

林陌染言简意赅道：“我要火烧玉楼春！”

玉楼春大堂。赵楚珩像头疯狂的野兽，正等着林陌染自投罗网。

林陌染深吸一口气，缓缓步下一楼。一张清秀的芙蓉面上，已经看不出丝毫慌乱的痕迹。

“赵二公子，许久不见。”她的语气十分淡然，“既然来了，就坐下喝杯茶，何必一见面就动粗？”

赵楚珩讥讽道：“那人为找你，闹得满城风雨不得安宁。你倒好，悠闲自在地躲在这里喝茶！”

林陌染低眉回敬：“赵二公子又何尝不是闹得满城风雨不得安宁？再说，我若是不躲，只怕不能活着从你们赵府的魔掌下逃离，如今哪还有命在这里跟赵二公子闲聊？”

言罢，林陌染扬眉笑了出来，清风淡雅，宛如三月春光。

看着面前这张清水芙蓉般的小脸，一笑之间百媚生，赵楚珩顿时更加烦躁！

他踏前一步，猛地抬手勾起她的下巴：“林陌染！今晚，我便让你知道我赵二的厉害！让你后半生都离不开我！”

“是吗？真可惜……”林陌染却轻哼一声，眼中腾起浓浓的雾，“我只希望后半生再也见不到你！”

下一刻，双眼倏地闪出一片锐芒！

“放火！”

大堂四面屏风之后，猛地蹿出一片片火光，将整个玉楼春从里到外尽数点燃！

楼里的两个人，成了火笼中挣扎的模糊身影！

“你竟舍得烧了苦心经营的玉楼春！”赵楚珩不可一世的表情终于出现了一丝崩塌，他猛地推开她，难以置信地看着她，看她状若疯狂的举动，看她眼神中瘆人的杀意！

赵楚珩吓地吐了三个字：“疯女人！”转身就欲跃上二楼！

然而他脚步一拍，才发现四周已成火海！大火燃起的那一刻，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他转身，望向身后那个在火海中发丝纷飞的疯狂女子，忽而平静下来，毫无预兆地笑了。他缓缓走过去：“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急着来玉楼春寻你吗？”

林陌染面色瞬变！

赵楚珩眸光一凛：“来之前，我已经派人去宫里禀告了皇上。”

“燕乐晟！”她无法相信地低叫，“你竟敢！”

“为何不敢？”赵楚珩冷笑着走过去，“我在他前往玉楼春的必经之路上设了埋伏，十二个顶级的西域高手。你说，他能撑多久？”他冷笑地提议道，“不如我们就来赌一把，看是你这玉楼春的火烧得久，还是他活得更久？”

林陌染怒道：“这是我与你之间的旧账！与他无关！”

这时，火光之外，突然又闯入一道身影，是辰靳！

“陌染！”他抖开手里的披风，迅速将林陌染裹住，同时将手中另一个披风丢给赵楚珩，道，“跟我走！”

两人被带到安全的地方。自有赵府过来的小厮粗使一拥而上，护着一身狼狈的赵楚珩回府。

瞬息间变化太快，逃出火海后，林陌染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她一抬头，辰靳绷紧了一张脸，怒气冲冲地站在她面前：“你为了帮燕乐晟抓到赵家的把柄，竟将自己的性命安危置之不顾？！”

一句话便将她火烧玉楼春的动机道出！

是的，她确是要将计就计，烧了皇上御赐的茶楼，赵楚珩便难逃大不敬之罪！

可是她却没想到，下一刻，辰靳突然俯身紧紧地将她拥入怀中。有力的心跳声就在耳边响起，陌生的滚烫气息让她不禁浑身一僵。

“陌染！”辰靳压抑着情绪，在她耳边低声道，“你今日哪怕只是看我一眼也好！你看着我！看看我为你做的一切，一点儿都不比燕乐晟少！”

“燕乐晟……”林陌染痛苦道，“快救他！”

“救他？喏！”辰靳捧起她的脸，眸子中那股子嚣张纨绔的玩笑神色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让林陌染顿觉呼吸沉重的认真，“我奉他之命保护你的安危，在昆山，在王府，甚至如今我辞了官，住在你隔壁的院子里，天天守着你！你以为，我真的只是在执行他的命令？”

“不……”林陌染摇头。

她知道，辰靳不过是在以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表达对他们之间来说略显沉重的爱意。可她从未想过他会将这种情感挑明！她原以为，他一日不说清楚，她就可以继续装傻下去。

辰靳叹了口气：“你始终只看到他一人，今日甚至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

他颓然地肩膀一垮，面色难堪：“我想知道我败在哪里？我可以不顾前程，带你远走高飞！我不需要你以命助我！和我在一起，那些沉重的东西你都不需要再背负！陌染，我辰靳和他相比，到底输在哪里？”

“也许……”林陌染艰难道，“你只是来晚了。”

辰靳闻言一愣。

“来晚了？”片刻后，他自嘲一笑，手中的折扇却猛然握紧，“那么，我便等下辈子！”

随后辰靳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护好自己！我去救他！”下一刻，他步子轻点，无声无息地没入了无边的夜色之中。

夜，无尽的黑暗。燕乐晟捂着左臂的伤口，手中一把仍旧滴血的剑，鲜红的液体顺着剑尖一滴滴落在地面，渐渐积成一小摊。那不是他的血，是魏喜的。

他听到宫外来报：找到林陌染了！

政阳殿的御书房里，奏折笔墨掉了一地，他丢下手里的半篇残赋，推开众人就闯了出来。

魏喜原本紧紧跟随在他身后。但在上一个路口，黑夜中突然冒出三名黑衣人，将他们团团围住。来人武功十分高强，他们两人合力，竟都无法突破半分。

缠斗之中，魏喜的左臂被划伤，幸未伤及筋骨。

魏喜冒着受重伤的危险，替他杀开了一条血路：“皇上快走！老奴处理完这些孽贼，马上就赶来！”

而今，他又被四人堵在这条巷子口。黑衣黑刀，面容是清一色的冷酷狠戾。

燕乐晟反手挥剑，瞬间如闪电般冲了过去——他的速度极快，眨眼间已逼近其中一人，手起剑落，血肉横飞！

在一剑刺穿对方胸膛的那一刻，他突然惊惶不安地想，这里一路已如此艰险，她如今可还安全？是否有人护着她？

脑海被林陌染占据，下手的动作却丝毫不停！招招狠戾，将面前三人悉数刺伤。然而终究敌不过对方几人默契的配合，层层剑网之下，他很快落了下风。无处不在的剑刃再次逼近——

“咿！”一剑划破他的左肩！

燕乐晟拧紧了眉，顺势将那人震开。待要反击，已然来不及，利剑当空斩下！他脚步微晃——突然，一道劲风从身后袭来，直直击向身前舞剑的那个黑衣人！

“辰靳！”燕乐晟沉声低唤。

辰靳反手舞着手里的锦扇，一招将对方推出数米，稳稳自半空落下。月牙白的锦袍无声飞扬，宛如九天谪仙凌空降世。

他扭过头，望向燕乐晟，邪气的薄唇挑起一抹清浅的笑意，忽而戏谑道：“不成！你竟还没死，留着你这祸害，日后又要跟我抢女人！”

燕乐晟回以爽朗的一笑：“是我跟你抢，还是你抢我的？”

有辰靳相助，主仆俩再次默契地并肩作战，以二敌三，稳居上风！数十回合，已将其中两人击杀！

余下那人把心一横，赴死般冲了上来，燕乐晟干净利落地一剑将其结果。人头落地的同时，他潇洒地将剑收回鞘中，长身而立于寂静夜色。

主仆二人浑身浴血，幸而受的不是重伤。

两人继续疾速赶往玉楼春。

路上，燕乐晟担忧道：“陌染呢？你没有和她在一起？”他隐隐有些怒意，“朕不是说了，让你暗中保护她！”

辰靳眸子一沉，若有深意地道出一句话：“她不需要我保护。”

不需要保护？！燕乐晟心中诧异，脚步却瞬间加快！那意味着，在这危险的处境中，她已经被迫开始自保！

然而很显然，派刺客前来的人不会这么快善罢甘休！很快，即将出

巷子口的时候，五个黑衣剑客再一次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辰靳冷冷一笑，撑开扇子，却反手将燕乐晟一推：“你走！她在等你！”

他说这话时，目光尖锐地锁着对方，俊逸的面容只有一种神色——狠！无比冷酷的狠！刹那间，浑身已满是冰冷的杀意。

独自一人对战五人，燕乐晟知道他没有胜算，他的脚步顿住，不肯离去。

辰靳横眉怒道：“她需要的人不是我！是你！”他反手再次一推，“这一回，换你来护她！答应我，这一回，护她一世！”

语罢，辰靳身形忽起，扇舞如冰，招招蚀骨寒心！

燕乐晟挥剑刺破一人杀招，扭头再看，那人混战在四人的包围圈中——折扇成剑，一剑刺入一人心脏！狠狠抽回，血花四溅，将一身月牙白锦袍染成了血衣。

辰靳狠狠道：“快走！”

燕乐晟紧握手中的剑，脚步一点，跃入前方的黑暗中。

他记得，他要护林陌染一世！

这一晚，玉楼春的大火，烧得半边天通红发亮。

林陌染一人沉默地站在楼外，凝视着面前熊熊燃烧的烈火。半年的心血，就此付之一炬。

说不心疼，那是假的。可是，却也值得。

在赵楚珩带人闯入玉楼春时，所有人都看见了他凶横霸道的样子。要说这楼不是他烧的，没有人会相信！明天捕快来询问时，小翠儿等人只要一口咬定是赵楚珩来势汹汹地将所有客人赶出去，再一把火烧了皇上御赐的玉楼春……

这条罪名，赵楚珩是肯定了！

敢明目张胆地破坏皇帝御赐之物，可不就是公然对抗皇权？这是大不敬之罪的铁证啊！

一旦这个罪名成立，赵楚珩所要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剥夺官位那么简

单，重则入狱，轻则发配偏远之地。

如今她更担心的，是燕乐晟……

“陌染！”

视线中猛然闯入一道身影，林陌染的思绪顿住，愣在原地。

燕乐晟竟伤成这样！浑身是血，左臂左肩伤痕累累，血肉模糊！
十二个顶级刺客，却没能阻挡他万死不辞前来营救最爱的女人的脚步！

林陌染惊惶失措地飞奔过去。

燕乐晟呆愣地站在玉楼春的牌坊前，眼睁睁地看着他亲手书写的匾牌被烧成一块黑炭。外间的火焰已然如此剧烈！更不用说里间！

他疯了似的拽起一个路人，张口就喊：“玉楼春里的人呢？”

路人满脸惊恐地望了望燕乐晟，又望了望里间，好半晌才道：“里、里面没人了！”

“不可能！”燕乐晟气急败坏地放开他，又拽起另一个，“什么时候起的火？”

被他抓着的那人慌忙指着一楼：“烧很久了，要是有人在里面估计也早就烧死了……”

话未说完，拽他衣领的那股力气猛地一松！

漫天火海前，这个突然闯来的高大男子，方才还激动焦灼的神色瞬间颓然，他凝望着这片火海，喃喃地说着什么，细听却是“我留不住她……连她唯一剩下的玉楼春也留不住……”

突然，他脚步一晃，又站直如松！

路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一身是血的年轻公子，像飞蛾扑火似的，毫不犹豫地冲进了火焰四起的玉楼春——

“哎哎！你去哪里？！火那么大，你不要命了！”

燕乐晟顾不得片刻就点燃自己衣服和发肤的火墙，他在高温中挣扎着瞪大双眼，四处搜寻她的身影！

“陌染！”他高喊，好几次被浓烟呛得直咳嗽，仍是顽强地扯开嗓子，喊着那个每夜梦回呼之欲出的名字！

他怎么能不冲进来！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葬身火海！